

文/片 记者 郭春雨 李岩松

不专业的球场

这实在是一块很寒酸的球场：就在口寨村小学的操场上。

两个历经风霜的篮球架佝偻在水泥地上，缺了一块的篮板，像是豁牙的老人。球场的一面没有围墙，连着农户的蔬菜大棚。

这对球员是个挑战——角度稍不准确，球就会踢到大棚旁边，得下到深沟里，才能把球捡回来。

“能有这块场地踢球，已经很好了。”口寨村足球队教练组组长杨兵笑眯眯地说，“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上学，长大了还在这踢球。有的村还没我们这么好的场地呢。”

从这块小小的球场上走出去，口寨村球队目前在贵州榕江县“村超”参赛的20支村级球队中，积分排名第四，踢赢了四场球赛，得了8只系着红绳的猪脚。

口寨村足球队成立于2010年。因为热爱足球、有责任心，村里组织球队的事，就落在了杨兵身上。他目前在县城的银行上班，有固定的休息时间。

足球在村里有很深的群众基础，平时过年放假，球赛能从大年初一持续到大年初六。只要振臂一呼，村里不缺球员。

球队目前的主力球员有34位，有农民、工人、送水小哥、退伍军人、司机、学生、小卖部老板……大家平时都忙于工作，能聚在一起的时候少之又少。

杨兵最开始接触足球，是2001年。那一年也是很多中国球迷难忘的一年。中国队以一比零的成绩击败阿曼队，进入韩日世界杯决赛圈，即便不是球迷，也为其之振奋和欢呼。

也正是在这一年，杨兵喜欢上了足球。几个孩子凑钱买一个足球，就能兴高采烈地踢上一个暑假。至于球鞋，更不需要讲究。专业点的，穿八块钱一双的布球鞋。不专业的穿布鞋、凉鞋甚至光脚都能玩一场。

大山里的足球基因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喜欢上足球的乡村孩子，能够遇到热爱运动的土壤，是一种幸运。

即便在贵州省内，从经济上讲，榕江县也算不上一个富裕县。这里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2020年底实现了脱贫摘帽，成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。

没有高端球鞋、没有专业球场，甚至没有教练，在城市的孩子参加各种足球培训的时候，榕江县的村寨却刮起了“足球旋风”，孩子们凭着兴趣，在大山里奔跑。

作为全国县域足球典型县，榕江的足球传统，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。榕江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榕江县的足球起源有据可查。据1999年出版的《榕江县志》记载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广西大学迁入榕江，也将足球运动传入榕江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村民在县城河边的草地上，“自制”了一个简易的露天足球场，见证了最早的几届“村超”。最热闹的那一年，有15支球队参赛，场边围满了观众。上世纪90年代至今，这样的足球赛在榕江一直没间断过。

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对足球的热爱有了可寄托、可挥洒的空间。杨愉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喜欢上足球的。他是中前场多面手，主打左边锋，基本功扎



赛前，口寨村足球队队员一起热身加油。

嘿，兄弟，来踢球啊！

探秘贵州“村超”：土味赛事何以成顶流

这个夏天，“村超”成为各网络平台的热门话题。5月中旬，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举办全县的“村超”，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开赛，乡村球队，却踢出了不输职业队伍的精气神。

在全网流量中，聚焦在球队和球员身上的目光也越来越多。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，夺冠是目标。但人生不总在体育场上，走出球场，脱下球服后，日复一日才是生活的真实。我们采访了“村超”参赛队伍中的口寨村足球队，相比球场上的闪耀，也许球员们回归平凡的生活，更能给我们启示。



口寨村自发组织了近千人的啦啦队，赛前，啦啦队进场为球队助威。

实，盘带灵活，是绝对主力。

这个24岁的小伙，在队伍里特别扎眼：头发烫过，头顶染了黄色，整整齐齐梳上去，这是曾在世界杯期间特别流行的“内马尔发型”。

“2014年巴西世界杯，那会儿我上中学，跟着同学一起看球，一下子就上瘾了。”杨愉航说，“看他们踢球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”

2014年，也是球星内马尔首次参加世界杯。“我喜欢内马尔，喜欢他的技术，也喜欢他的性格，特别喜欢他对足球的那种追求。”

杨愉航说，喜欢上足球后就一发不可收，除了上课，基本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踢球。他是有天分的，虽然15岁才开始踢球，但很快进入校队，还曾获得州九运会冠军，贵州省阳光大赛亚军、三级联赛季军。大学时也是校队队长，曾获得省第八名的好成绩。

“没有机会当专业球员。”杨愉航笑着说，“专业球员需要从小培养，那是要花很多钱的。我没有那种机会。”

大学毕业后，杨愉航从事了人事类工作。在贵阳呆了两年后，因为工作可以通过网上操作，杨愉航就回到了家乡口寨，也是为数不多能长住村里的年轻人之一。为了补贴家用，杨愉航平时就在村里卖水、送水。

回到老家最大的好处，不仅

可以陪伴家人，还有人一起踢球。只要是周末，杨兵等队员都能赶回来踢一场球赛。

“跑一跑，大汗淋漓的，特别痛快。”杨愉航说，这也是他喜欢留在家乡的重要原因。

每个球员都有职业梦。现在“村超”火了，球队和球员们也被更多人看见，有没有机会转行从事与足球相关的工作？

“哪有那么容易。现在生活就挺好的，我喜欢在家，还能踢球，这已经很好了。”在“村超”比赛期间，杨愉航加大了训练强度。不过在训练间隙，接到要水的电话，还是得抽空送一趟水。

对杨愉航来说，今年是个好年份，不光是“村超”火了，他还准备结婚。未婚妻对足球不太感兴趣，却喜欢看踢球。两人计划着，以后有了宝宝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只要孩子喜欢，肯定送孩子去足球学校，“不管花多少钱，都让孩子去踢球。”

不是钱的事 但也跟钱有关

球队比赛的钱来之不易。口寨是山村，村民不富裕。但一说到给球队捐钱，村民们都很热情，从几岁的娃娃到90多岁的老人，从几块钱到百块千块，全凭自愿。

村民的钱要省着用，球队就显得有点“抠抠搜搜”。有时两个村约一场友谊赛，集资500块钱买水、奖牌等，踢完了还能退回去200多块。

不过，球队只是“抠搜”，可不是没钱。就像此次“村超”火了以后，也有一些外地企业和公司找过来，想要冠名权或赞助，但都被队员一致拒绝——球队是村里的球队，踢球是村里的荣誉，这不是钱的事。

球队只接受自己村里的捐款。“村超”火爆全网后，村里走出去的企业家们都纷纷捐款，有个建筑公司的老大哥，一次“豪掷”3000块，用于购买球衣，也就获得了在球衣上冠名的“特权”。此次代表村里比赛，口寨村球队前所未有地“阔绰”，球队的领队杨准彰高兴地说，球队账面上已经有了五六万元，足够此次比赛的后勤保障。

还有村民要捐款，球队一致拒绝，说够用了。

全村的奖励

不管有没有比赛，日子都是正常往前过着。

6月18日晚上，口寨村足球队对阵车江二村足球队。球员们早上集合训练，有球员没吃早饭，就来杨准彰的早餐店吃一碗粉。

脱下球服，杨准彰是个顶好的做粉师傅。炉灶里添两把火，杨

准彰系着围裙，米粉是成品，只需要烫煮一下就能出锅。加上牛肉、糊辣椒、折耳根等各种食材，一碗正宗的榕江牛肉粉就出锅了。停下电动车，王罗平坐下一边吃粉，一边跟杨准彰聊着晚上的比赛。

“等会儿再去踢一场。天太热了，上午再练一会。”王罗平擦擦汗，接过杨准彰递过来的西瓜。

“杨兵拷贝了车江二村足球队上一次的比赛视频，等会大家研究一下。”杨准彰说，“这是山地上种的西瓜，特别甜。”

36岁的王罗平是村里的“老将”，因为耐力好，跑得快，被队友称为“铁肺”。他是真心爱足球，因为年龄渐长，为了保持体形和体力，基本上每天都要跑8公里，这次“村超”，几乎每一场都看，研究对手的技术和特点。

脱下球服，王罗平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挖掘机师傅，在他这里，巨大的铲斗顺从得像是人的手臂，拆楼、吊装、挖沟作业，干活又快又好。

为了参加“村超”，王罗平一口气请了半个月的长假。老板也是球迷，“村超”火了，老板痛快批了假期。请假半个月，对王罗平来说，算是破天荒的一次“放纵”——在此之前，只要项目有活儿，他能连续不眠不休抢工期。

“媳妇也知道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就这一个爱好。这次请假踢球，她也支持我。”“村超”比赛越来越激烈胶着，全国不少观众赶到榕江县，这个阵势王罗平也没见过。从山呼海啸的球场，回到村里水泥地的练习场，再回到工作的挖掘机作业现场，场景的转换，也让他有点“穿越”的感觉。

不过，一边是生活，一边是热爱，王罗平总能很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“上班时就好好工作，踢球时就好好踢球。”

杨准彰是球队里的“大管家”，负责球员的交通、吃饭以及各种杂事。虽然现在已经不上场踢球，但是因为热爱，球队里的琐碎活儿，他基本都担了。

杨准彰当过理发师、销售员，辗转到过河南、山东、云南，25岁之前，杨准彰的生活总是在流动。唯一不变的，是他一直喜欢着足球。

他现在在村里开小卖部，也卖早餐，他喜欢研究足球，平时经常考虑的是“口寨村足球事业未来的发展”。他把自己定义为村里“球探”。只要闲下来，他就去村里的小广场上“转悠”，细心留意着孩子们玩球的动作，控球能力。一旦发现不错的苗子，杨准彰就会去找孩子的父母沟通，劝他们把孩子送去学习足球。

为了培养“下一代人才”，口寨村还成立了青训队，球队出钱给孩子们买衣服、买球鞋，只要是孩子适合踢球，家长同意，一切训练等都由村里的足球队负责。

这次“村超”的全网爆火，让寨里的孩子们进一步参与了足球运动，也让很多舍不得孩子踢球的家长，对足球有了新认识。杨准彰觉得这是最好的事——他们这一代人，要生活，已经出不了“球星”。下一代孩子们，会是足球未来的希望。“万一我能从村里挖掘出一个‘村梅西’呢？”杨准彰说。

眼下“村超”还在继续，口寨村足球队有比“培养下一个梅西”更重要的事——努力踢每场球。

没有一支队伍不想夺冠——不仅是荣誉，冠军奖励是一头小黄牛。队员们寻思着，等小黄牛养大，加上豆腐和配菜，全寨的乡亲们就能聚在一起吃一顿牛肉火锅，因为这份奖品，是全村人一起得来的。